

課子隨筆

清心齋署





課子隨筆卷之五

儀封張又渠先生輯

後學遼東徐桐

晉江黃貽楫

河內夏用九先生鈔

保陽李如松參訂

與曾叔祖蒿菴翁

陸隴其

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授江南嘉定知縣乾隆元年追諡清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六月初二到京。部例急選與大選不同。文書必自動司而轉功司。自功司而達選司。有二十餘日之耽閣。非一日便可投供也。選司題覆。又有一月工夫。總之補期在九月矣。初意欲改教職部中無此例。只得聽其自然。但將來做法甚難。諸君子之期望亦最難副。十分小心。猶或庶幾。儻得一世俗所謂美缺。家中人切不可以為喜。望太翁居常時時提醒此意。在京師自覺紛華盛麗不能動此心。頗浩浩落落。但時一念及稚子愚蠢。未有知識。輒不能不膠擾於中。未知近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

缺上應得之錢  
祇有此數無所  
謂美缺也世俗  
所謂美缺也者  
不過陋規耳受  
不義之利則前  
任後任皆所怨  
恨且著名美缺



處境不佳惟有  
安分守命怨尤  
則不安分不守  
命矣

讀書須一字不  
放過則義自出  
愈溫故愈知新  
見其有淺嘗未  
若其有心得也

有不由博而約者。左傳中事迹駁雜。讀時須分別王伯邪正之辨。註疏大全。此兩書缺一不可。初學雖不能盡看。幸檢其易曉者。提出指示之。庶胸中知有涇渭。冬天日短。應囑其早起。夜間則又不宜久坐。欲其務學。又不得不愛惜其精神也。聞家鄉米價甚賤。此最是喜信。季飛叔姪近况何如。晤時並希致人處境不佳。只有和平一法。怨尤之氣。減得一分。有一分受用也。

### 示大兒定徵

陸隴其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底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底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綿密不閒斷。不在速也。能不閒斷。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

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模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慎勿忽之。

示三兒宸徵

陸隴其

汝讀書要用心。又不可性急。熟讀精思。循序漸進。此八箇字。朱子教人讀書法也。當謹守之。又要思讀書要何用。古人教人讀書。是欲其將聖賢言語。身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間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真讀書人。至若左傳一書。其中有好不好兩樣人在內。讀時須要分別。見一好人。須起愛慕底念。我必欲學他。見一不好底人。須起疾惡底念。我斷不可學他。如此方是真讀左傳底人。者便是學聖賢工夫。汝能如此。吾心方喜歡。勉之勉之。

讀書須此較處  
世處世須讀書乃  
讀書則讀書亦  
有心得處世亦  
合於書理

小學諸書宜日披閱以免茅塞此心

爲學工夫須自限定否則作輟無常必無進境

又

我既在京。家中諸務。汝當留心照管。但不可以此廢讀書。求其並行不悖。惟有主一無適之法。當應事時。則一心在事上。當讀書時。則一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可怠惰。亦不可過勞。須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味。

又

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時時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宜時常展玩。日間須用一二個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全法。先將一節書反覆細看。看得十分明白。毫無疑了。方始及於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通。此是根本工夫。不可不及早做去。次用一二個時辰。將讀過書。挨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却看書溫書兩事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悠忽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泳。工夫日進。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

又



黃大四月初三日在京起身。此時必已到家。我京中光景。渠歸想已備悉。一月來亦無他事。前月終。因捐納之人紛紛。只得又上一疏。旨意甚好。然未知部議何如也。新宗師必已發牌。汝於舉業尙未能精通。待下次考亦不妨。功名遲早。自有天數。不必強求。但讀書不可不勤緊。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當常思此言。有便信來。須將所用工夫。一一寫寄我。然日間亦不可過勞苦。須有從容自得之樂。方是真會讀書人。誥命已領到。可對母親說聲。凡事自要立主意。不可輕聽人言。人言之是非。亦不難辨。只是以聖賢之義理爲權衡而已。汝能不爲衆楚所咻。我心方慰。念之念之。

又

我八月初。已開列在外轉中。復蒙停止。目前又有試俸一局。未知作何光景。總之聽命而已。汝且不必進來。文宗幾時考嘉興。汝文章尙未能精進。且待下次考亦不妨。只要上緊讀書。不怕無功名也。我寓中日用甚窘。下半年俸銀。因靈壽上年錢糧未完罰去。此番人歸。又無一錢可寄。當待仲冬遣人歸矣。汝事事須謹慎。不可輕聽人言。將書帖到府縣中。親友不知利害者甚多。

小學字字熟讀  
深思終身受益

考試為進身之  
始萬不可不守  
志節湯敦甫不  
受和坤關節所  
以後來立朝大  
節凜然

須要自家有主意。若有要緊事務。須到城中。與元旂叔祖商量。星佑此番來。一慰契闊。甚好。但我寓中清淡。不能有所加厚。甚覺歉然。惟勸其讀小學書。若平日能將小學字字熟讀深思。則可為聖為賢。亦可保身保家。汝當互相砥礪。人而不知小學。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彭年於中秋後到京。我亦勸其讀小學。近來愈覺此書有味也。

又

縣考一事文理稍通者。無有不取。所遺者不過十之一耳。此無論不宜干瀆。亦且不必干瀆。向來鄉紳多紛紛開薦。我所不解。汝見靈壽曾有一人來說乎。此一節賢於我鄉風氣遠矣。且豫先要開薦。分明自處於極不通之地。少年志氣。亦不宜如此。此番汝與曹家外舅同就試。只宜聽其自然。但要用心做文字。文字若好。自無不取之理。一則可自驗己之力量。一則可見當事之公道。豈不美乎。如果落在孫山外。不過事之偶然。公道不泯。下次自然必取。但要讀書。不必以此為慮。城中親族。有欲開薦者。可俱以我此意說知。

崇明老人記

課子隨筆

安東善書流通處印

陸隴其

鬻子為奴似父  
子之恩絕而諸  
子能諒父為貧  
而出於不得已  
而此孝心天必  
有之所以均能  
報之歸為家  
自拔來與家  
易中人興家  
立業也  
四子之孝固由  
天性之同而四  
媳來非一姓豈  
必皆賢乃爭求  
供養翁姑何其  
賢孝若此非得  
自刑于此化易  
克臻此  
此所謂養志也  
此所謂順也家  
庭之樂太和之  
象矣

吾家某於九月二十六日。在洙涇周我園家。與雲間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為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力。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蠟。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為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輪一家。周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周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為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早餐季。周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為常。老人飯食之所。後置一厨。厨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厨中。隨意取錢一串。即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厨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閒往知交

讀史最有益古  
人有讀史八面  
鋒之望讀一遍  
有一遍之益熟  
於史事自然上  
下古今目光如  
炬矣

遊。或博奕。或樗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家。並囑其家伴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踊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頽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年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慶孫之言。矍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 古今格言類編

席本楨

江蘇長洲人。世居洞庭山中。

陳眉公曰。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讐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

廣交實少良朋  
如家有賢父兄  
宜杜門下樵家  
修爲吉倘得賢  
友則二三知己  
足矣

終日研一經或  
未孕生厭最好  
每日定立規程  
一經一史一理  
學一學書四者  
交換自不生厭  
倦

聚談之害一誤  
功程二生是非  
三啓邪心孔子  
曰羣居終日無

唐文恪公文獻戒子曰。汝等當以學問磨礪氣質。以禮法檢束身心。以良師益友爲著龜。以狹邪惡少爲鳩毒。若杜門下樵。讀書談道。即兄弟之間。亦足相師。何必妄覓交遊。每見人家子弟。不務實學。或浮慕名士。託以聯社會文。或吠聲勝流。惟恐自居不韻。棋朋酒友。丹青鐫刻之輩。達旦連宵。闋堂接席。佳穀美醞。任其咀啜。文章德業。未嘗挂齒。汝雖目之爲良朋。彼實目汝爲駮子。

陳幾亭戒子曰。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散不特晏安飽食。如一日之內。既讀經。又欲繙史。又欲觀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涉獵。便色色羸疏。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舉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力。爲一事。必奏一事之功。恃才泛濫。將貽後悔。况才短而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幾希。

又曰。聚談極害功程。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浪不根。全無一點爲己意思。縱或時時發問。唯諾如流。似乎穎悟過人。鋒辯可愛。其實胸中都不領會。



所用心好行小  
慧難矣哉

讀書貴善疑不  
疑者必無進境  
有疑者急以正  
冊記之或就正  
於學優之或  
查書以資攷正  
或俟他時再看  
觸發感悟

少年為學須一  
往直前不可少  
懈有十年精進  
之功大約可成  
名矣若論其深  
造則終身不能  
盡也

再加詰問。茫如未問未答之初。此大病痛。百難一成者也。今汝輩讀書。除飲食之暇。散步少頃。將疑義各相質證。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為貴。以默想為功。作文之日。俟文盡成。方可互觀。若先成者。急急携往示人。則未成者。氣散而意亂。平日披玩古今。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小冊。逐時記寫。飯畢相對。一一參考。既明了者。旋即句去。餘俟多聞廣記之士。乘便請教。如此則實實擴充進益。比相聚閒談者霄壤矣。

又曰。早成者大都一頓發憤。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頗發英慧時。筆鋒正銳。墨氣正鮮。勤觀勤作。常如臨試。大約半紀。可登作者之堂。每見士人常年優游。臨場數月。方自鞭策。迫不能及。鍛羽而還。優哉游哉。又仍故轍。如是者數科。計每科用功半年。亦總有二三載之勤劬矣。只因不併在一時。終於不熟不進。較一頓併用。愚智天淵。此說出錢龍門。切中晚成之病。吾恨聞此遲二十年。汝輩幸早聞之。詎甘明犯。况少年心不涉俗。專功最易。長而不涉俗者幾人。日涉俗而超然者。益無幾人。勞逸功半。必然之勢。望後堪懼。撫今堪惜。

創業之富翁深  
悉物力艱難故  
雖富尚不肯  
改其儉樸之舊  
規而其弊在於  
不知畧分其有  
餘以濟他人之  
不足至由微賤  
驟路通顯者往  
往遽改舊觀驕  
奢淫佚若以爲  
富貴生所自來  
者本身且如此  
子孫加甚有不  
速敗哉

父執年必長於  
我本宜加敬况  
爲父之友乎見

陸放翁家訓略曰。天下之事。常成於困約。而敗於奢靡。游童子時。先君諄諄爲言。太傅出入朝廷四十年。終身未嘗問產。家人有少變其舊者。輒不懌。其夫人棺纔漆四會。婚姻不求大家。晚歸魯墟。舊廬一椽不加也。楚公少時。尤苦貧。革帶敝。以繩續絕處。秦國夫人嘗作新襦。積錢累月乃得就。一日覆羹汚之。至涕泣不食。太尉與邊夫人方廝居官舟。見婦至甚喜。置酒銀器。色黑如鐵。果醢數種。酒三行而已。姑家石氏歸甯。食籠有餅。亟起辭謝曰。昏耄不省是誰生日也。左右或匿笑。楚公歎曰。吾家舊時。數日乃啜羹。歲時或生日。乃食籠餅。若曹豈知耶。是時楚公見貴顯。顧以啜羹食餅爲泰。愀然歎息如此。游生晚所聞已略。然少於游者。又將不聞。而舊俗方以大壞。厭藜藿。慕膏粱。往往更以上世之事爲諱。使不聞此風。放而不還。且有陷於危辱之地。淪於市井。降於阜隸者矣。子孫戒之。尙無墮厥初。又曰。人士有與我輩行同者。雖位有貴賤。交有厚薄。汝輩見之。當極恭遜。己雖官高。亦當力請居其下。不然。則避去可也。吾少時。見士子有與其父之朋舊同席。而劇談大噓者。心切惡之。故不願汝曹爲之也。

之而肆則無所  
不肆矣

遇災不災亟宜  
修省積德以報  
天恩乃反暴殄  
則天報之罰宜  
矣

安吉陳棟塘曰。正德三年。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邨賴堰水大稔。州官概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滄沒殆盡。而吾邨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概申災。租又得免。於是各家狼戾屑越。戲劇宴飲。揚揚自以爲樂。余乃謂家叔兄曰。吾邨當有奇禍。家叔兄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邵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僉費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兄不以爲然。未幾。邨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家叔兄稍動念。問吾三家畢竟何如。余曰。雖不若四家之甚。恐終有之。踰年。果陸續俱罹回祿。噫。冒越之利。鬼神所忌。况又暴殄天物。宜其如此也。家叔兄乃又問曰。然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永享安樂何與。余曰。根深福厚。勝受得起故耳。然亦須人事善加培植。不然。將暗漸銷鑠。百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哉。

吾鄉在太湖中。山田甚少。居人之食。俱取給於外。又多業商。不事南畝。一遇水旱不時。玉粒價踊。便有立槁之慮。游手輩不能待斃。則結黨爲非。以致地方不甯。其患不止在一家。崇禎辰巳。順治寅卯。余不憚竭蹶倡率。然以

倉儲之法古人多有深意今人多棄而不講一遇凶年可慮之甚竊謂地方倉儲既不能整頓則富有之家可各自為之宜以每歲所餘之款糶穀存儲隔一二年推陳易新倘遇凶年平價出糶此亦積德之法也

無論為農為工總須人人識字

義田贍族有力者宜亟為之較之私吾子孫反得持久

上游乏粟。雖泥沙金錢。而幾若不支。信乎古人耕三餘一之法。以備凶荒。斷不可忽。余曾有積粟保安一說。奉勸里中賢士。凡商於外者。留意糶粟。蓋雜粟亦可以取利。若遇荒歲。但平糶而無取息。本既不虧。民又沾惠。兩得之道也。吾子孫居家。須節用省財。至於粟米。一年必裕。三年之儲。以防不測之患。以備賑濟之用。賑濟為法。亦不可苟。覈實貧戶。不漏不濫。視荒大小。為賑厚薄。敦勸好義。相助為理。此最是積德累功第一實事。

少傅王文恪公。發祥吾里。為天下文章之冠。他於文之吳公之奇敏。宗銘施公之巍科。俱海內所推。近來肇牽車牛。易致饒洽。勤讀者寡。吾族子弟。每以家無資。失於就學。余故立義塾一區。延師備廩。俾得挾書肄業。有資性可教者。勿限年歲。引而進之。其止欲通曉方名者。亦得讀書識字。知道理。不無裨於後日之經營。吾子孫勿以廣費輟此一條。

先君最敦族誼。族有喪葬事。必助之。甚貧。則度其費而全予。昏嫁之類。助有差。嘗以文正義田為助。歎未能即置也。余勉繼先志。置義田二百三十畝。專以供贍族之用。高年而缺養者。嫠而無子者。嫠而有子。子幼者。幼而失

此種善良風俗  
存者鮮矣而  
五項之類風  
乎無地不然有  
心人所以爲世  
道之憂

義舉各由感觸  
因地因時不同  
如今日失業者  
多莫如各城鎮  
鄉多設借錢局  
俾小本經紀者  
得以謀生似較  
各項義舉尤亟

怙恃者。廢疾者。歲三給米。米三石。或二石有差。歲歛。無以不登而裁減。吾子孫世守此法。族盛則當廣置。以充予之所不及。

吾鄉風俗最爲樸茂。如人依一姓以居。至名其里巷。一也。客各有墓。清明之前。傾山掃祭。雖販夫績婦。無不拮据牲醴。展其哀痛。二也。俗多苦節。被旌之嫠。三也。藁砧久客。有數年不反者。其室能忍凍餒。無穢行。四也。土風雖悍。然性多慷直。不類他處狙公之詐。五也。其當變革者。則亦有之。娶婦以姿豐爲知禮。女家至稱貸鬻產以遣嫁。一也。葬多煩費。塗車芻靈。已爲多事。而廣設齋堂。以讌執紼。沈湎歡呼。尤爲非禮。貧家難展此費。因循不舉。致棺纍纍在堂。二也。人子葬畢。即易吉服。無片刻之餘哀。三也。好訟。四也。蠶桑漸荒。博戲漸盛。五也。觀其美惡。以爲法戒。吾子孫可不慎乎。

凡福緣之事。在於感觸。不必作而致之。如暴屍無棺。施之或銀或木。吾夙有例矣。他如蓄藥濟病。製纊惠寒。吾時行之。而未設定格。吾子孫當視力之可行。見義必爲。乃吾心也。其餘甃路成杠。放生戒殺。舉目動念。可以利濟。若四方裨僧。動鑽赫蹠。濫募填壑。與其給一人之欲。不若救百靈之生。吾



生平矢此。不爲詭隨。後人當體吾意可也。

寄兄弟書

魏世儼

字敬士。伯子。叔子。姪。季子。世儼。弟有敬士。文集。

蚤起既於衛生  
有益復可展一  
日爲兩日有志  
之士決不肯日  
高未起也

自離家後。過蚤起。晏亦不習。日上尺許。池中白蓮花。帶露薦香。領受天地平旦之氣。覺有微悟。惜吾兄弟之不共此也。因思孟子鷄鳴而起之語。其機甚危。初起時。如曉色之渾噩。舜蹠未嘗分也。總總芸芸。在天地之中。即士農工商。仁人盜賊。近而與吾執爨之傭。所謂孳孳者皆同。及念至而事殊。一氣之內。各爭其趨。出乎此。入乎彼。其機甚微。其事甚危也。而朝氣漓矣。世或奔走衣食者。或未得師友之益。皓首鑽研而自入荊棘者。或天賦下愚。未知自勉者。或疾病以廢者。吾兄弟幸生未下愚。有志於學問。有諸父前輩足以矜式。家雖少餘財。而無飢寒奔走之累。行年及壯。宜能遠於流俗。乃未能者。豈非惰惰之志多歟。然此病儼爲尤甚。常自知之。未能改也。近意欲習蚤起。醒來。望窗紙白。遂不復睡。非謂即可以已。惰惰之病。蓋蚤起。得呼吸天地山川清淑之氣。又可展一日爲兩日也。

靜用堂家訓

涂天相 字宏亮號燮菴湖廣孝感人康熙癸未進士授編修累遷工部尚書

味以淡為貴

此係大善大惡之分故報必速而顯

此法人人易行最好每日對勘將已所為逐一真注久之自能遠小人而近君子矣

世人每多嗜甘香之物。以其能開味與竅也。甘能開味。味一開。則無時不樂。甘而厭苦。一投以苦。必不能堪矣。香能開竅。竅一開。則無時不戀香而惡臭。一中於臭。萬不可解矣。此實有驗之言。非迂談也。兒輩識之。

人有積功累行。數十年所必欲為之善。而一朝遂之。則其獲福也必厚。人有處心積慮。數十年所必欲為之惡。而一旦成之。則其致禍也必慘。此亦有驗之言。非迂談也。兒輩識之。

為學先須辨別君子小人界限清楚。方有入處。每諭兒輩。將四子書中君子小人對言處。彙寫一冊。置之案頭。於每日動念發謀言行交際之間。逐一勘驗。其合於君子者多。便是君子路上人。近於小人者多。便是小人路上人。若僅各居其半。則於君子小人之界。夾雜朦混。終必流為小人。能急於此時。痛自懲創。極力挽回。猶可以勉而為君子。此等工夫。最平易。最緊切。最簡捷。最精密。久久行之。其得力當不少也。

小學近思錄二  
書為本至他日  
能博覽時則朱  
子語類朱子全  
書大學衍義均  
宜披覽至四書  
義理無窮終身  
研究不盡

子弟幼時養其  
不忍之心如蟻  
命必惜蟋蟀蝻  
蝶之類均禁其  
捕捉並告以物  
命之可憐而見  
有老者及殘疾  
之人均告以被  
之困苦俾生其  
憐憫之心如此  
則年即漸長亦  
不至全忘也

教子弟先經後  
史次即以宋儒  
義理之書至古

人家子弟。欲其恂謹醇樸。異日有所成就。先須教之以熟讀小學。小學熟後。教之讀近思錄。近思錄熟後。教之讀大學。大學熟後。教之讀論孟。論孟熟後。教之讀中庸。從此漸次推廣。及於他書。總之字字句句。令其心解神會。節節步步。導以身體力行。涵育薰陶。引之有漸。優柔厭飫。使其自得。久久純熟。不患不為遠到之器也。

教子弟者。先須養其不忍之心。愛敬之良。自孫提而已然。及其稍有知識。如不破巢。不毀卵。不殺蟲。不折方長之類。隨其所在。而告誡勸勉之。則惻隱之心。有以充滿於胸中。而遇物知愛。見善則親。可以達之天下矣。且仁統四端。兼萬善。中有仁心。以為質。則遇可恥之事。而羞惡生。當致恭之時。而禮讓作。蓋仁則有覺。覺則有觸。即發。感而遂通。無矯勉。無期待。此所謂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也。否則發然後禁。吾懼其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吾懼其勤苦而難成矣。

教子弟。勿令遽讀時文。遽作時文。遽讀時文。則喜其易。而以讀古書為難。遽作時文。則趨於華。而以敦實行為迂。但令多讀古書。勉敦實行。不患舉業

人文詩亦不妨  
緩教乃甚言小  
劉說不可近其  
人多讀書方明  
利之辦而不義  
暱近小人不至

肯吃虧者為君  
子佔便宜者為  
小人世有奸佔  
便宜反自鳴得  
意者吾不知其  
自居何等

人祇知求福而  
不知先修福  
之器此得福者  
所以往往買禍  
也

此父為一家之  
主心為一身之  
主之說

不精。科第不得也。

劉元城云。人家子弟。甯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余謂子弟一日不讀書。即近小人矣。矧終歲乎。讀書者。絕小人之根也。不讀書者。近小人之媒也。且終歲讀書。則雖偶近小人。尙有愧悔之日。終歲不讀書。則日與小人相狎。陷於比匪而不知矣。

吳康齋日錄云。君子常常吃虧。方纔做得。余謂世間惟君子為能吃虧。若無忌憚之小人。驕矜侈肆。祇欲人喫他虧。焉肯喫人虧耶。甯人負我。無我負人。甯我負人。無使人負我。一語耳。轉換說來。賢奸霄壤。無他。能喫虧與不能喫虧而已矣。吾家子弟。一切應事接物。但能喫虧。便是好消息。

天子人以福。必人先有貯福之器。德餘於福。則受者不厭。施者益不倦。福餘於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福或有倖致。必無濫享。兒輩但當修道。慎勿妄冀非分之福。

父母者。一家之天地。吾心者。一身之天地。一家之天地不位。長幼卑尊咸乖。其序矣。一身之天地不位。耳目手足各失其職矣。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亦無不是底兄弟。世上無不可感之人情。亦無不可感之物類。

愛人而人不愛。敬人而人不敬。君子必自反也。愛人而人即愛。敬人而人即敬。君子益加謹也。

克伐怨欲。一心之洪水猛獸。放辟邪侈。一家之亂臣賊子。

貧賤優勞。淬身之砥礪。驕奢淫泆。伐性之斧斤。

煜兒遊泮。以書來報。答云。汝既做秀才。便當識秀才二字之義。萃五行之秀。

曰秀。通三才之理。曰才。曉此二字之義。可以做秀才。即可以做舉人進士。

若昧此二字之義。便枉做秀才矣。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再實之木。其根必傷。盛衰倚伏之理。從來如此。吾家自江右遷孝昌。凡七世。雖書香不絕。而未有科第。壬午癸未之間。吾以一書生。數月而入翰林。雖由祖宗積累所致。而日夜戰懼。惟恐不克負荷。此後吾家子弟。能讀書者。則爲儒。不能讀書者。則務農。安分守己。以承天庥。切勿妄冀非分。以速天譴。慎之慎之。

顧名思義便覺  
實不易副

七世之福萃於  
一身而七世之  
修德可知



富貴豈足稱盛  
貧賤豈必果衰  
祇須能世守先  
德綿延奕禩即  
是家門之盛

小人之名人人  
不樂居小人之  
實人甘爲之  
不知何故

甯靜寡欲無境  
不樂貪婪多欲  
無境不苦况奔  
兢蚤緣本極可  
危乎  
非禮之念雖極  
難除然刻刻自  
遇尚可漸寡而  
不作害人  
則真正難免雖  
仁慈之人而智  
不足亦或有之  
故智仁勇三者

人家盛衰之故。不關一時之富貴貧賤。而繫乎子孫之賢不肖。子孫賢。則雖勞苦飢乏。艱難百狀。而勢將必盛。子孫不肖。則雖勢位富厚。炫赫一時。而勢將必衰。吾願吾子弟之卓然自立。務爲長久之計。慎勿朶頤他人目前之富貴。自喪厥守也。

人莫不自愛其名。故稱之爲君子。則喜。斥之爲小人。則怒。乃明白坦易而可以爲君子。偏不樂爲必要使盡智巧。用盡機關。千方百計。將自己弄成一個小人。而後已。吾不知此何故也。兒輩切須戒之。

余居冷署十餘年。獨處一榻。布衣蔬食。晏如也。客有勞之者曰。先生何太自苦。余曰。吾日處樂地。未嘗苦也。他人鮮衣美食。俊僕怒馬。日以其身奔走於危險之地。乃真太苦耳。此雖一時應答之詞。至理存焉。兒輩識之。

陳幾亭云。不作非禮之事易。不萌非禮之念難。不萌害人之念易。不作害人之事難。此言大入理會。蓋非禮之事。顯惡也。稍知自好者。必不爲之。非禮之念。隱惡也。倏起倏滅。雖賢智者不免焉。故身過易寡。心過難寡也。害人之念。有心之失也。存心愛物者。必不爲之。害人之事。無心之失也。率意徑

缺一不可

人有不是不可  
必問己有不是  
須時時省察

人多欲美富貴  
所以枝求不易  
去人鮮家庭忍  
耐所以和平不  
易得上過不去  
心刻薄者常行  
事上行不去  
之心偏執者常  
萌之者均甚難  
此四者均甚難  
移彼就此知其  
難而勉之可成  
完人

情。雖長厚者不免焉。故有心之失易檢。無心之失難檢也。此四語最關人  
心術行誼。兒輩須細細體究。勿草草讀過也。

### 家訓

孫奇遇

字啓運直隸容城人縣  
庠生夏峰先生仲兄

凡悖逆之事。皆起於見君父有不是處。若一味見人不是處。則兄弟妻子。朋  
友童僕。到處怨尤。無時如意。若能每事三自反。胸中自然快活。處世自然  
安恬。

遇富貴無生歆羨。羨之不已。不伎則求。處家庭宜先忍耐。耐之積久。既和且  
平。

莫行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  
爵位之心保國家。

存知足心。去好勝心。方寸中何等安閒自在。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雖實見實聞。不可矢口。凡一語而傷吾長厚。雖閒談閒

好勝心雖非大  
壞然伎求心由  
此生方寸中安  
能自在均口過  
宜防其險一  
慮其肇禍一  
簪纓家之子弟  
宜各書此詩於  
座右

謹慎尚難必久  
居矧不然乎

人欺是善人怕  
是惡  
昔人有聯云人  
情閱盡秋雲厚  
世路經多蜀道  
平言秋雲最薄  
而人情更薄蜀  
道甚險而人情

謹切須謹言。

遇沈沈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逞之徒。急須防口。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過形

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乃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

永無差。

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矣。無事之家。不知其福也。事至。

始知無事之福矣。

人欺不是辱。人怕不是福。

登天難。求人更難。黃連苦。貧窮更苦。春冰薄。人情更薄。江潮險。人心更險。知

其難。甘其苦。耐其薄。測其險。可以處世矣。可以應變矣。

禍莫大於縱己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病莫大於不知己之失。

更險

一人之身竟有  
若仇讎者則無  
異自讎其身

天性之感如此  
然亦由官之取  
信於民乃然

天下惟有德者  
乃能下人此謙  
謙所以有君子  
之稱

家訓

湯

準 字稭平河南睢州  
人文正公次子

汝祖嘗述汝曾祖之言曰。吾家無甚疏族。自曾祖以上。則一父之子也。高祖以上。則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至若途人。此蘇明允之所以歎息也。故平日賙給困乏。或粟米。或布帛。歲以為常。汝常體此。當敦本重族。務歸於厚。方不負前人之訓。

汝祖為潼關道副使時。有兄弟爭產相訟者。收其詞不問。令於講鄉約時。必至。凡三至。涕泣自陳悔過。遂出詞還之。卒相友愛。去任時。猶追送數百里。於此可見人性皆善。至於兄弟相訟。本心全失。已近於禽獸。纔一改悔。復歸於善。可見無人不可為善。特上之人無以教之。則日趨於惡爾。

韓尚書邦奇。為王陽明先生父執。冬至節。赴公所。先生貂蟬乘馬。韓公後至。先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輿中舉手曰。伯安行矣。余先往。遂去。先生俟其過。方上馬。待父執之禮。當如是也。陽明先生德位兼隆。功業文章。彪炳宇宙。而卑以自牧如此。今世正學不講。為子弟不肯安卑幼之分。陵侮尊

忍尚由於自持  
解則化矣

有兄弟妯娌同  
居一室而終日  
不交一語者其  
負氣可憐亦可  
笑而終由於太  
人能自責自無  
事矣多事者皆  
由不自責  
象之待舜至不  
能忍者而忍之  
卒能去四凶不  
見其大勇乎

長。嫚罵同輩。父兄聞之。不以爲非。反從而稱述之。鼓其狂舌。將何所不至。甚至嘲謔父執。肆無忌憚。陷身禽獸。仍揚揚得意。自以爲能。嗚呼可歎矣。顏壯其云。人言居家久和。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人之犯我。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水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耳。此其無知失誤耳。此其所見者小耳。此其利害能有幾何。不使之入而據吾心。則雖日犯我者十數。可不至形於言。徵於色矣。

骨肉失歡。有本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只因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耳。有能下氣與之趨事。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豈不漸如平時。呂新吾先生曰。各自責。則天清地甯。各相責。則天翻地覆。此語饒有餘味。所當深玩。人真能反己。則天下無不可處之人。無不可處之事矣。骨肉之間。能忍人所不能忍。非大勇不能。人反羣目以爲懦。嗚呼。過矣。

庭訓示愈高文山

林定徵

爵里未詳



白日閒過最爲可惜。人生數十年。寒暑除老少外。用功能有幾時。乃輕擲耶。

耐煩爲最要。蓋耐煩乃能不厭。求詳也。

人本於父母而生。亦將以一體萬物而生。本父母則宜孝。體萬物則宜仁。仁道即難言。既爲人子。則永言思孝。夙興夜寐。無忝所生。斷不可已。一日之內。雞鳴寅刻。即須警醒。計念吾今日所爲何事。所讀何書。宜應事則應事。宜研書則研書。切切謹跬步作止。勿浪漫出入。致與人閒談。閒坐閒游。或廢一日書業。或廢半日書業。務使一日間常在書案。然在書案。要研釋聖賢書義。以參觀世事。以體切自身。覺書理真。可助益目前行事。釋卷時許多樂趣。旋以應事處境。自然理得心安。則孝在是。而仁亦在是矣。常在孝心上立志。則不覺在己之勞瘁。常在正路上致功。則不覺旁人之非笑。常在做人讀書上自得。則不萌一念之悔恨。不動偶然之慨嘆。懶而弛者。其人無用。然輕疏躁急亦無益。切須持重耐煩。戒絕輕躁。則做人行事乃妥。看書看文乃精詳。而心乃快慰。用功嚴者。樂趣乃生也。大聖大賢。固不爲世會所窮者也。修其本而已矣。福自己求。命自我造之說。確確可信。直於研書透快。行事肫摯之候。而斷然信之。養德以養身。亦養身以養德。二者交相爲用也。

此一條人能遵  
守可以成爲完  
人

勢利出於家庭  
摺紳之家尤甚  
可嘆

此其心父在時  
已蓄之久故父  
歿即露然不啻  
自暴其平日之  
不孝

以孝德爲本。以仁道爲量。以兢惕爲心志。以強毅爲工力。以沈深妙機謀。以襟趣廓才略。且也樂天而不任天。必積德以格天。尊賢而不讓賢。必積學以希賢。實用處。則以謙恕調人世。以和樂藹家庭。然大端則以夙夜宥密爲基址。以書卷酣注爲源頭。而又以護養神氣爲把柄。

家範

原作者未著  
姓氏

子之拜父。坐而受之。禮也。姪猶子也。立而受之。斯殺矣。後世倫常漸弛。有父呼子字者。有只受姪兩拜者。有不敢當而還拜者。甚至送出門而候乘者。子弟亦可安爲常。名分倒置甚矣。乃出於摺紳之家。豈非名教罪人。

父母之遺書。猶不忍讀焉。父母之遺器。猶不忍毀焉。以其手澤口澤存也。今世之子。父死。輒仇父之愛妾。疏父所暱之親友。逐父所任之奴僕。死而改父之道。全不惻然於心。則其生前不順父命可知。爲人子者。安可不省。人家關防內外。只計較外來男子。而不知外婦之尤甚。

奴婢有過。第宜薄懲。勿得過責。至於寒暑飢飽。疾病勢佚。皆當一一體恤。使之遂意。不惟不令怨恨。且得盡其死力。若動加鞭扑。不恤苦難。誰肯事我。

此亦人子也。常思此語自不至苛待奴婢。此輩不足論。而主人招謗矣。賢哉。主可不深注意。

予常在父左右。而讀古今得失。乃眼前鑒戒。既見家庭之樂。復獲益無窮。

人每欲簪纓世。其家亦是奢望。其實子孫能世其德。尤佳。

我與何曾得一飽。不知胡苦食。雞豚胡苦二字。有深意。

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斯言深有味。

司闈者。接應賓客。必詞令和婉。詳明。毋輕得罪賓客。即主人厭倦不會。亦當善言辭謝。常見布衣登王公之門。或絕不與通。或倨坐不理。客怒其闈。並怒其主矣。此雖小事。實有關繫。

予平居。先大人端坐。晨則侍食。晚則立於榻前。談古今詩書。眼前鑒戒。至定更後。方退歸書舍誦讀。未嘗一日離左右。或時遠出鄉邨。必如期約而歸。雖遇風雨。先大人必倚門而望。予亦冒風雨而至。今予子亦然。慄遵古人不敢自專之義。蓋先大人之訓也。

宦家子弟。能繼科名固善。然為父兄者。必欲以勢要關節。令子弟人人科第。則置孤寒才士於何地。嘗見搬演戲劇。至滿堂金紫。則戲亦終而捲氈單矣。故子弟科名太甚。亦捲氈單時也。此福不可不惜。

口體之欲何窮。每加節儉。則無憂不足矣。八珍在前。不過一飽。粗糲既飽。視八珍亦無味矣。狐貉在御。不過一煖。敝緼既煖。視狐貉亦無華矣。

景氏家訓

義方之訓託之  
吟咏尤爲蘊藉

知其易動人而  
立志勿爲所動  
始全得清白二  
字

景暹  
封河南登

張東海送子會試。其詩曰。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春闈。舟車到處須  
防險。爵祿隨分每慎微。直道詞遜真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世惟  
清儉。富貴休忘着布衣。爾祖當年愛爾深。爾將成就祖消沈。我今白髮空  
垂淚。爾正青年要盡心。辛苦一兄支世業。參差諸弟向儒林。立身事主無  
多說。忠厚清修是好音。

胡康惠公誨諸子曰。予居官四十餘年。無他長。但清白二字。平生守之不失。  
爾曹今日雖未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而勿親。自然神清氣壯。  
他日必有用處。汝等勿忘吾言。

人子之身。皆父母之遺體。若徒惜費而甘旨有違。使親顏顛頓於心。忍乎。故  
不特自奉豐而事親儉。爲不孝。即自奉儉而奉親亦儉。均不孝也。富貴者  
宜躬親侍奉。不得專委臧獲。貧賤者宜竭力供職。豈容漠不相關。然天下  
富貴者少。不富貴者多。試思桑榆晚景。光陰幾何。若必俟富貴而後豐焉。  
恐親老不及待矣。何世人不以得養父母爲幸。而反以爲苦。財利則望其

此條所列各種  
顯天下之爲子  
者各自思之曾  
有一於此否乎

日增。膳羞則惟思漸減。半出已意。半聽妻言。聲音顏色之間。有似不厭而厭。似不怒而怒。似不怨而怨者。其親實有難堪也。在父母有不屑與較者。其心曰。孝不可強也。吾老人甯以口腹之故。瓌瓌然如乞食於東郭乎。又有不敢與較者。其心曰。吾老人龍鍾朽物矣。較之而勉從焉。意且含懟。較之而不從焉。徒增甚愠。甯勿較。嗚呼。人子而使父母不屑較。已入禽獸矣。至不敢較。豈非禽獸之不若乎。又有與兄弟分養。竟以加一餐爲貪婪。多一刻爲踰限。有嘉肴焉。有珍味焉。已食之。妻食之。子食之。而獨父母不得食。更有已甯不食。盡使妻子食之。而父母不得食。甚至已食之。妻子食之。其餘者。甯獻於妻之父母。而父母不得食。甚至已食之。妻子食之。妻之父母食之。猶有餘者。甯邀其狎朋暱友食之。而父母不得食。嗟嗟。人心喪滅盡矣。或疑余言已甚。而不知爲余之目擊而心傷。旁視而髮指者也。予豈寓謗於規哉。

葉夢得家訓曰。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章曰。迂叟之事君。無他長。能無欺而已。余以豈惟事君。事親何獨不然。父母愛子而教訓之。面從而不行欺也。



移孝可以作忠  
即母欺也所以  
子路問事君孔  
子告以勿欺而  
下文言犯之加  
而字一轉者亦  
即以事親為比  
事君則宜犯所  
以加而字一轉

婉容必推本於  
深愛可見其有  
婉容者由深愛  
所發也

兄弟不和由財  
利而起者十居  
八九可嘆

已有過失。匿使不聞。欺也。有懷於中。遷就不敢盡言。欺也。佯為美觀。未必出於誠然。欺也。今但能聞教訓。一一遵行。有過失。改過不吝。中有所懷。秋毫不敢隱。外面恭謹。本於心之誠敬。為其所當為。不為其所不當為。推是心以施之君。安有二道哉。

為人子者。不惟富貴功名之氣。不可加諸親。即道德文章之概。亦難形之於己。蓋父母之前。宜塵孺慕。是即赤子之情也。朱子註色難曰。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今人愁容怒容。德容傲容。狂態鄙態。頑狀蠢狀。唐突抵觸狀。各以其時分形於父母之前。父母受之。非不傷之。但暗忍而容之耳。傷之者何。情難堪者。受之他人。且不甘焉。况其子耶。忍而容之者何。蓋彼既已生之。亦事之。莫可如何者矣。或顧影而興嗟。或臨風而灑淚。憂懷莫解。病即隨之。嗟嗟。人未生子。期子之心日切。子既生矣。抑又長矣。百年歲月無多。而以有限之精神。耗於無窮之抑鬱。劬勞既竭於前。愁苦又續於後。是生子適足以為累也。吁。

兄弟不和。親懷滋感。君子當以財利為輕。以人倫為重。若閱牆有變。定傷庭

闡之心。即不幸父母見背。益當互相敬愛。以慰親於九原。是能友即能孝矣。乃世有見兄弟之富貴而忌。見兄弟之貧困而喜者。有各立門戶。伺其隙而訐發者。有各立黨與。乘其危而攻擊者。有甯曲護其奴隸。而賈怨於同胞者。以他人爲密友。視兄弟如寇讐。布散流言。操戈同室。父母之心。能無恫乎。故盡孝者。當先和兄弟。

夫婦相愛。人之常情。乃世有不孝者。當其未娶。猶稍具人心。一旦成婚。遂昏迷溺愛。妻之言重如金石。親之言輕如草芥。其視妻不啻珠玉。文繡之足珍。其視親真如虎豺豹狼之足畏。或妻與父母不合。必是妻而非父母。即妻顯露其非。明悖於理。必信妻爲無心之過。而怨親之苛求其非。總之堂上之千言。不如枕邊之一訴。是誠何心哉。父母憂鬱而不顧。父母忿怒而不顧。父母疾病而亦不顧。設其妻一有於是。則疾首蹙額。徬徨無措矣。嗟。枕衾之愛。何其奪人之天性。而慘酷至此乎。夫父母爲子娶婦。原爲上接宗傳。下延支派。兼之待孝養於暮年。留悲思於身後耳。今爲子者。睨其妻。私其子。儼若彼爲一家。而父母爲外人。獨不思汝之子。異日倘復如是。

我生子而望其  
能孝我以不孝之  
先示以率其子  
則何以不孝之  
乎昔者其父抱  
孫而詠曰我兒  
餓我憑他餓我  
遺孫兒餓我莫  
意在言外矣

父老而勞縱不  
爲其父計獨不  
爲己身被人睡  
罵計乎

汝之心能自安乎。故人知我今日之愛子如是。即知父母昔日之愛我亦如是。我知今日懼子異日之不孝。即知父母昔日懼我之不孝。以情揆情。天良未有不發見者。吾願世之爲子媳者。夫勸其婦。婦勸其夫。互相砥礪。以全孝道。而其責尤重於男子。蓋婦人未嘗讀書。暴戾之氣。或一日而數見。惟男子因機訓誨。動其天良。有正氣以折服其氣。有至誠以感發其誠。雖悍婦亦漸歸於孝矣。

凡人少壯。未有不勞而能成業者。老則倦勤。人老乏嗣而勞焉。路人且憐之矣。若父母既生有子。而猶令其勞。其與無子也等。爲人子者。必先逸其心。而後可逸其體。事無鉅細。豫爲經營而布置焉。使吾親無所用其心。而並不及用其力。問一事而一事已成。問數事而數事悉備。即父母素好早起晚眠。亦不過花朝月夕。優游自得而已。乃不孝之徒。只圖自己便安。罔惜親身勞瘁。終日嬉游。置家事於不理。務爲宴樂。問生業而茫然。曠人子之常職。貽老親以深憂。夏則衣葛瀟灑園林。冬則披裘擁鑪香閣。坐使其親餐風宿露。跋涉山川。是可悲耳。嗟呼。予嘗見世德之家。有老僕焉。不以僕

父母愛子諸子  
一律決無彼此  
厚薄之分其為  
父母所憎者必  
已之行爲有未  
善處亟宜自省  
而改過乃反對  
父母乎

視之也。曰。爾吾父之舊人也。爾勿以亢食自嫌。而同諸僕之役。爾其安食以終爾之餘年。嗟。父之僕。猶推父恩而軫恤之。生我之人。而乃使之勞苦不堪。不得如德門之老僕焉。則誠人世之異變矣。爲子者。盍一思之。憎而曰偏。似屬父母之過。然人子宜反諸躬焉。君子於橫逆之來。猶三自反。况親爲生我者哉。竭其力者。益竭其力。盡其心者。益盡其心。不疑憎之曰偏。祇覺孝之未至。親之心必有幡然者矣。倘或未能。又當自安於命。猶夫人之受眷佑者。當思答天之貺。人之遭譴罰者。當思回天之怒。如是自無不平之鳴矣。每見世人一見憎於父母。其心即生怨懟。夫父母憎子。而子即怨之。是子之存心已極不肖。而父母之憎。乃先見之明。其心未爲偏矣。又且不特怨之於心。且徧訴於人。夫怨之於心。心已當誅。訴之於人。罪尤不赦。爲父母者。不逐之於鄉黨之外。不懲之以三尺之法。猶是溺愛之餘也。僅僅憎之。亦已寬矣。孝子知之。於父母之憎也。順以受之而已矣。不第冀其親之悟。亦恐彰其過。而貽親以不安也。夫孝子猶恐其親之不安。而不孝者。偏欲人盡斥其父母之過。而後快焉。是誠何心哉。

教家編

梁顯祖爵里未詳

酒食餽送以博  
與援也佞佛齋  
僧而言之皆求  
質而老不能生  
利親反分之子  
利而子不顧之  
利之為害大矣  
哉

兄弟不和既為  
人所欺復有天  
人所怒家無不  
破者試歷證古  
今無不如此奈  
何尤而效之

世人薄於父母而反厚於疏遠之人。於結交餽送酒食往來。不惜糜費。以博賢豪之名。至於甘旨輕暖之奉。多闕如也。於齋僧供道。造寺塑像。不吝布施。以求非分之福。至於喪葬享祀之禮。又云宜從儉也。此之謂倒行逆施。昔茅容殺雞奉其母。以草蔬與郭林宗同飯。林宗賢而拜之。推此可知所重輕先後矣。

人有不善處兄弟者。動輒相尤。及見親鄰。陽為語曰。由異姓婦調唆致此。不知兄若以恩下逮。弟若以恩上接。些小之物讓之。些小之氣忍之。此心一立得定。雖有長舌之妻。敢譖一言乎。子孫看樣行去。終為好人家也。况兄弟不和。則外侮紛至。誰其禦之。故曰。五臟不和。為必死之病。兄弟不和。為必破之家。可不慎諸。

一門之內。有父母。即有兄弟。餘皆後起之親。外來相合者也。故最重者。手足之情。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携。須臾不離。同案而食。同室而處。同師而學。



婦人得以挑弄  
是非由男子不  
能正夫綱明大  
義尚得卸其責  
耶然夫綱不振  
實由大義不明

兄弟若意見不  
同須審察是非  
彼是則屈已從  
之我是則婉言  
商之庶不至因  
而畧有齟齬

未有不相親愛者。及其長大。各私其妻子。則孝親之念至此而已衰。何況兄弟乎。至於妯娌之間。由異姓而聚於一姓。又加疏遠矣。其中賢者什之一。不賢者什之九。男子不能正夫綱。明大義。於是婦人得而挑弄是非。離間骨肉。則同氣之誼。益就乖離。甚至分財奪產。爭鬪訐訟。無異仇敵。外人乘家門有釁。得肆其欺凌。竟無同心禦侮者。以致先世創業。一旦掃地。吁。可悲也。究其禍之所生。皆始於私其妻子。古人有不聽婦人一語。誰不聞之。亦誰不能言之。但溺於私情。無不迷惑。而喪其天性。傷其至愛者。可不慎哉。

兄愛其弟。弟敬其兄。終身不改。家門之福也。又須辨別和同二義。和者。乃敦睦無間。而非雷同附和。衆口一詞之謂也。兄弟之中。有智有愚。有賢有不肖。即使皆賢且智。一人亦不能兼兩入之心思。或疏於知人。或遲於料事。長於此。或短於彼。知其一。或未知其二。必須據理之是非。互相參證。擇其至是而從之。此即學問相長之益。亦行事無弊之道也。若認同爲和。即大誤矣。

且材施教為師  
乎然矧為父兄

君子不重則不  
威學則不固孔  
子嘗言之矣是  
慎威儀亦聖門  
所重

大抵教子弟。以變化氣質為先。刻薄者宜教之以寬厚。暴戾者宜教之以溫  
和。浮華者宜教之以誠實。淺露者宜教之以含藏。輕躁者宜教之以持重。  
在學者自知其病。而矯正其偏。亦不外此法。若非由教而入。則生而純粹  
中正者。能有幾人哉。以上家訓  
教子之道。以慎於威儀為第一。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  
與檢攝。其威儀之失也。朋友切磋琢磨。宜無所不及。而必以威儀相攝者。  
蓋所以制其驕惰之氣習。而養成其德性者。莫切要於此也。乃教子孫者。  
顧目之為迂闊鄙之為文飾。不知所謂威儀者何也。以其視聽言動。皆中  
乎禮。而人之接之者。見其可畏。故謂之威。見其可象。故謂之儀也。是威儀  
固禮之所見端也。孔子以克己復禮論仁。蓋心之存亡無定。非可憑空守  
住。惟用此心以檢束其身。使身無不歸於禮法之中。則心之主宰常立。即  
有存而無亡也。是禮又仁之所見端也。夫威儀本於禮。而禮繫於仁。謂之  
文飾而乎哉。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此無禮之人。本心放失。而生  
理已絕。雖生而不如速死之為安也。謂之迂闊可乎哉。是故子弟飲食起

古云知子莫若  
父然知子者卒  
鮮所以大學生  
人莫知其子之  
惡之語蓋溺愛  
者不明況內有  
母外有友均有  
之欺隱乎

居語默動靜務令其恭謹端重一毫不敢放逸輕浮養得有如此器局將來不惟有德亦必有福有壽故教子以慎威儀爲第一

人家欲教子必先知子既知其子則教可得而施矣而世之言曰知子莫若父竊謂不然嘗見不肖之子縱欲敗度其妻妾知之其童僕知之其宗族朋友知之甚且道路之人無不知之而最親最切如父獨懵焉而不知蓋其知之者往往喜之則不肯言畏之則不敢言與之親則不忍言與之疏則不必言萬一言之而其父聽信幸也即不聽信而付之唯唯猶之可也乃人之言真而彼且以爲僞人之言直而彼且以爲詐人之言公而彼且以爲私於是疑之爲懷妒目之爲洩忿怒之爲毀謗嫉之爲離間而懵焉不知乃終其身矣幸而其父稍自覺悟乃其母護庇又曲爲解釋終歸蒙蔽嗚呼子既不知又安問教哉故予謂欲教子必先知子子之不肖無論已即賢而向上其質之利鈍才之高下亦有不同爲父者從其周旋出入及家居獨處時細加體察而又密訪人言旁探衆論其子誠賢固可因材而造就子縱不肖亦得設法以隄防則庶乎吾之教不至於窮而子之受

不學無術  
人皆謂之  
不學無術

以孔子之聖而  
有假年之歎蓋  
學問無窮即  
有限一瞥即  
終日乾乾尚  
老不如人之  
况少年不學  
擲韶華耶

吾教亦各有所裨益矣。氏上家訓

宋龜山楊先生示學者云。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隱隱黃小羣。毛髮忽已  
蒼。此詩極爲緊切。如今人把有限日月。俱作寬假。今日不學。謂有來日。悠  
悠蕩蕩。弄成老醜。不思古人愛惜光陰。正怕積時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  
歲。過一日則少了一日。過一年則加了一年。初生孩提。轉眼突弁。若東逝  
之水。焉得倒流之日乎。况年少時。最好用功。無室家子女之累。無官府逼  
迫之擾。無人事應酬之煩。一心向前。讀書最易。後來情竇一開。精神漸衰。  
則用功便覺難矣。論古人身心學問至大。不當只以舉業程督汝輩。但舉  
業與德業。元是一事。所讀之書。俱是聖賢傳心要旨。句句須體歸身上。所  
作之文。將平日誦讀講解底。融會貫通。隨題發揮。字字句句皆從心裏。寫  
出。則自然明白洞達。與常人自別。論道理則由根達枝。穩貼有據。品人物  
則懸鑑照影。毫髮不爽。陳古今則據經據史。有條有倫。策時務則酌弊達  
權。可常可變。使心口相符。內外合一。其爲德業孰大焉。卽此通名仕籍。則  
平日所知所行者。原於此心。天理不相悖戾。正可與民由之也。汝輩漸已

人苟好學而得  
學中趣味自書  
不忍釋寢食俱  
上者

長成。須奮然立志。大者將室家之事。婦歸一邊。少者將童稚之習。一切屏去。務使精神完固。耳目精明。讀書作文寫字。皆一心爲主。不要信憑口手。亂讀亂寫。必書與心相通。文與心相會。字與心相守。立定課程。朝益暮習。更相尋訪同志之友。會講會文。如此用功。何愁不達。即使命運迍邐。不獲上進。終不失爲有學有行好人。試觀近日得志者。不是天降下底。俱是貧苦中自家爭先取求來底。有一二搢紳子弟。又是他家祖宗德厚所致。且其人立志。亦在自己身上著力求進。不把現成基業。恃爲己物。受用馳騁。所以有此。汝輩資質。得諸天者厚矣。只爲因循怠惰。虛擲光陰。直至年歲長。大家又不成。名又不成。雖欲噬臍。悔無及矣。况者擔子。原是爾自己挑底。更推不得與別人。榮也是爾。辱也是爾。與他人全無干涉。須靜裏細思。方知諸苦可畏。慎之哉。慎之哉。張鄧西惜陰自強誨言

今人用功。不如古人。如夏月酷暑多蚊。若今人則曰。酷暑多蚊。吾何苦於夜讀。昔車允囊螢。此其不爲酷暑多蚊之時乎。冬月凝寒無火。若今人則曰。凝寒無火。又何苦於夜讀。若孫康映雪。豈不爲凝寒無火之時乎。至於疲



夫一年起補編  
訓其內全單  
亦我下大  
人論下之  
論

戒險則全玩平  
則覆八字百事  
皆然終身緊記  
為善

戲言最宜戒往  
往因以結終身  
仇怨

倦欲睡。若今人則以疲倦止讀。昔子夏之焯掌。子夏焯掌按有今荀蘇秦之刺股。孫敬之懸髻。此豈不為疲倦欲睡之際乎。為學必能用數子刻苦之功。方能得數子過人之學。

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我志衰氣惰者誰歟。使我功隳業廢者誰歟。使我歲月虛棄者誰歟。使我草木同腐者誰歟。使我縱欲忘反而流於惡者誰歟。使我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也。豈不甚可畏耶。衛上馬箴體

凡交友不得褻狎戲謔。須雍容揖遜。久敬相待。即杯酒言語之間。行動起居之時。俱不宜戲言以取訶叱。偶遇若人。一讓不答。再讓不答。彼將自愧而不敢三矣。若與之往復言角。必至於疚心懷忿。豈交友之道乎。至於題人綽號。尤為大病。蓋一出其人之口。則好事者必傳之為美談。為人終身之玷。其憾當何如哉。彼亦將極口譏訕。以為報復矣。非自損而何。言錄

子弟如好此類  
決非成器之材

棋枰雙陸詞曲蟲鳥之類。皆足以蠱惑心志。廢事敗家。子孫一切棄絕之。

月曹

川家規

戕生之事非一。而莫大於好色。保生之道非一。而莫大於寡欲。凡人精神氣血。稟於天者。皆有一定之分量。我能保養撙節。則可以固本而延年。譬之家有千錢。日用十錢。可得百日之用。日用百錢。只得十日之用。用錢日多。則錢數日少。必然之理也。每見少年子弟。身無恒業。惟以此事爲樂。自恃精力強壯。謂爲無傷。當其時果不見其甚傷也。而不知癆瘵之病根。已種於此。漸且筋骨生疼。腰肢作楚。加以風寒陡入。精力不支。有立斃而已矣。雖盧扁奚救哉。是故色不可好。而欲不可以不寡也。寡一日之欲者。多數日之受用。寡一年之欲者。多數年之受用。且古人云。寡欲多男子。大抵欲寡則精足。精足則陽盛。陽盛則發生必茂。此寡欲之道。可以延年。即可以延嗣也。今之無嗣者。廣置婢妾。以求生育。夫婢妾固不必無。但徒充枕席之娛。不惜身命之重。予恐其未必得子。而先不免於亡身矣。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夫婦亦人倫之  
一凡非中年無  
子決不可有妾  
以分夫婦之愛  
禍而自取閨房之

禹惡旨酒聖人  
自有深意今人  
好飲而又無酒  
德其禍不可勝  
言且爲女色之  
媒介古云以酒  
亡國今人多有  
以酒亡身者

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人子奈何溺妻妾之愛。而忘父母之遺體。以致本與枝俱淪忘也。

予少時讀尙書至酒誥。竊疑飲酒細故。何聖人惡之深而刑之酷也。及閱歷久而乃知禍未有烈於此者。小之失色於己。大之獲罪於人。甚之則病中於內。而殺其身。人雖不知禮。未有敢侈然自放者。一至飲酒。則誕慢不羈。叫號無狀。雖父兄尊長在前。有不自禁其容止之猖狂者。是之謂失色於己。凡人平居一言一動。易加檢點。一醉於酒。莫能自主。任意快談。或一語而中人之隱私。或片言而摘人之過惡。或輕諾而爽平時之信行。或角口而啓一旦之忿爭。後即重自追悔。夫復何及。是之謂獲罪於人。人之疾病。暑溼風寒。勢不能免。獨至酒之爲病。常起於不及防。成於不自知。而發至於不可救。蓋一身運行。惟氣而已。酒多。則腸胃胸膈。浸淫灌注。而氣日已消耗。且因酒致色。全體精神爲之盡喪。遂成噎膈。翻胃。癆怯諸疾。醫藥莫療。是之謂病中於內而殺其身。其他沈面於酒。敗國亡家者。自古及今。接踵相繼。故酒之爲物也。智者飲之而愚。勤者飲之而惰。謹者飲之而肆。強

好骨董爲極愚  
之人徒爲作偽  
者博利而已有  
自託風雅者謂  
字畫非古不雅  
其實近人字畫  
亦自雅觀即碑  
板代作畫亦可  
又好宋元書籍  
者價值不貲有  
翻印者翻印本  
亦可祇須有此  
書可以供閱而  
已何必以書爲  
骨董哉且書以  
愈多愈佳以數  
百金購一宋版  
書而轉無資多

者飲之而弱。富者飲之而貧。貴者飲之而賤。酒之可惡。何異蛇蝎。予今爲子弟告。凡尊長慶辰。賓朋雅會。聊用合歡而止。慎勿以醉爲度。其平常無事。長夜清晨。切勿縱己之飲。並勿強人以飲。多不過十餘杯。少則三爵五爵。即或以鄙嗇見誚。爾曹自守我家法。

天下嗜好之物。無益者類多。而最癡最愚。則莫如好骨董。予見近來子弟。每欲自別於庸俗。而位置於騷人韻士之列。聞一骨董愛之慕之。從而購之。遂有諂媚之徒。貪利之友。多方羅致。以中其欲。而取其財。試思玩器之古今真偽。孰辨之乎。即真能辨之矣。而器玩之古而不今。真而不僞者。其於人果有益乎。少年心性不常。愛慕紛雜。今日之所好在此。明日之所好又在彼。以有用之金錢。易無用之器玩。以有盡之囊橐。博無盡之珍奇。其始手有餘資。不惜重價。以致之。一旦家業式微。衣食不繼。而向之價值百金。或數十金者。求償什伯之一。而不可得。出入哄誘。徒飽若輩之腹而已。豈非天地間最癡最愚者哉。予以爲人生自有真骨董焉。五經四子。綱鑑性理大全諸書。是乃所謂骨董也。可以明理。可以修身。可以齊家治國。平天

購他書未免顧  
此失彼矣

人須自掙基業  
方足爲榮若仗  
先蔭已覺可愧  
況以此驕人乎

下。蓋非徒几席之玩。耳目之娛已也。吾子弟盍好之。以上梁氏家訓  
子弟何德何能。不過藉祖宗之力。掙得基業。居此現成時勢。自反實屬可愧。  
若不倍加勉勵。積得累行。而公然居之不疑。務求適已。不畏人言。妄自尊  
大。侮慢寒微。勝己者忌之。不如己者笑之。見人有善則疑之。聞人不善則  
揚之。或好游蕩。或縱酒食。敗名喪檢。人於面前不得不以尊稱稱之。背後  
卽以奴隸目之。豈不可羞。

人家門祚昌盛。皆由修德砥行。世代相承。故能久而勿替。若爲祖父者。不能  
積德行以貽其子孫。爲子孫者。復不能積德行以繼其祖父。未有不立見  
傾覆者矣。吾家高曾以來。代傳忠孝。吾父纘承基業。不懈於修。迄今瓜瓞  
繇繇。仕宦相繼。但恐後之子若孫。安享基業。罔念艱難。加以氣質之偏。習  
俗之染。耳目紛紜。則心志惑亂。心志惑亂。則事爲乖張。祖宗數十載之貽  
謀。保其不一旦墜耶。是故欲立光前裕後之業。務爲積德累行之修。發一  
念。行一事。必思天理上無一毫虧欠。稍雜私欲。急遏絕之。毋飾之昭昭。而  
墮之冥冥。從來聖賢工夫。只是個戒懼慎獨。而終身德行。卽樹立於此。若



少年子弟好色  
首宜戒至中年  
以後則貪財心  
重矣總之財色  
二者以終身永  
戒爲宜

婚嫁之奢侈習  
俗相沿甚至貧  
家因而負債至  
終身爲累者官  
紳宜竭力改革  
禁勸兼施庶有  
多乎

乃世間敗德喪行。種種不一。而莫甚於貪財好色。少年子弟。能從此處立  
得脚根。不爲所中。則其他無一足爲我難。而德行日積矣。士君子爲善。盡  
其在我。豈敢責報於天。然易曰。必有餘慶。書曰。降之百祥。則昌大祖業。廡  
庇後昆。又理之斷然不爽者也。吾子孫其勗之。梁氏訓

近日昏嫁愆期。多因聘禮匱資之艱難。不知親戚全在情義相好。豈在財帛  
相與。女家求厚聘。是賣女也。求得厚聘。必須厚嫁。何益之有。若云體面攸  
關。每見人家因厚嫁女。而致家私消乏。既致消乏。有何體面。娶媳只要新  
婦端莊貞靜。要甚妝奩。豈曰新婦妝豐奩厚。可以濟子之貧乎。不知貧富  
有命。命該富厚。雖無妻財。亦能富厚。命該貧窮。雖有妻財。亦必貧窮。曾見  
人家新婦妝奩豐厚。有自己作孽。而嫖賭兼行。盡化烏有而後已。則厚奩  
何益。而亦何苦。嗣後嫁娶俱須從儉。不可奢侈。貧家固宜如此。若富饒之  
家。並有名器之家。乃一鄉表率。更宜如此。克家規堂

嫁娶之禮。當稱家有無。隨宜厚薄。原無一定不易之例。世俗務求飾觀。竭力  
成禮之後。即至一貧如洗。試思一時虛文。何益於兒女生計。即使盡有實

富家嫁女亦不  
宜踵事增華甯  
酌給田產以伸  
其愛女之情

古者師道既立  
弟子尊師亦摯  
今則師之訓徒  
徒博東修弟之  
待師無異途人  
即此已見世道  
之衰

求師以求人師  
為要

濟而本家困乏如此。日後何能再行別項禮節源源不竭乎。又見女子自  
矜嫁資之厚。驕慢其夫。夫不能屈之。有終身唯唯從命者。可見厚嫁之資。  
反為傷倫害義之物矣。且士庶之家。財產易盡。固當善留餘地。即宦家祿  
入有限。若非做貪官。作罪孽。何從供其糜費乎。大抵敗名壞品。多由於用  
度過奢。不獨嫁娶一事為然也。梁氏訓

一切伎倆性氣。師長前逞不得。一切聲華勢利。師長前矜不得。一切儀文情  
愛。師長前苟簡不得。故古人履可進。雪可立。財可公。難可赴。耕耘可代。灑  
掃可供。顯秩可辭。仕進可遲。三年衰可服。數年墓可廬。總之陶鑄之恩。決  
不可負。何也。成我之恩。與生我者同。范竹溪  
做人鏡

教子之道。擇師友是第一急務。今之師滿街巷矣。予以為非有實學問。真人  
品。不可以為師。何也。學問實則可以啟愚蒙。人品真則可以養德器。切不  
可妄信人言。徒探虛望。惟自家留心察訪。見有如是之師。即延請到家。起  
居服食。一一優以厚禮。而待以至誠。蓋禮之厚。待之誠。彼未有不感格而  
盡心竭力者。而其道又不可以不久。久則師弟相習而服之素。賓主相得

而信之深。若今年易一師。明年易一師。未有能成功者也。至於尊不如師。而實足以助師之所不逮者。則莫如友。夫子論三益而先之友直。甚矣直友之最足重也。予見今之人。或因一言之合而定交。或因一事之投而結契。往往專以逢迎求悅。諂諛取容。我未有善。彼輒揚之。我已有過。彼終護之甚。且誘我以無益之務。誑我以不經之言。導我以非禮非義之爲。惑我以亡身亡家之術。小則圖醉飽。大則攫貨財。此皆由不直以至斯極也。予惟擇其出言無阿。行事不詭者。友之。縱其人文章才幹。未必兼優。而與之締來終身。有益無損。此則非師而功實與師等。噫。師友間關繫重大。吾子孫甚無苟焉。

梁氏家訓

如今做人。要從苦中更嘗一番。方有受用。故甘自苦來。甘始可久。福由德致。福始可保。凡當大任幹大功業底人。俱在貧困裏磨難出來。即如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微時何等落寞。而先憂後樂之志。不敢謾語之心。自幼時已有定見。甘受齋粥惡衣之困。一味只知讀書向學。下帷絕編。後來際遇時。隨處盡職。俱做好官。直至參預大政。其至誠所孚。四方仰之。百姓愛之。凡

終身安享天  
能有幾人餘  
或先甘後苦  
先苦後甘大  
少年肯自苦  
老年或可得  
若少年席先  
之蔭驕奢淫  
至中年老年  
有不得苦者  
也

禍福利害榮辱進退。如浮雲之過前。一毫不入其心。故生有美名。死有令聞。至今史冊上見其所行所言。不問賢愚大小。猶知歛衽起敬者。皆是貧苦中養就來底。直與天地同不朽矣。如今爾們生出來。便吃好食。穿好衣服。先將後來一段風光。已受用過了。如何又去指望富貴。如今也難道教爾們尋個貧苦來受。只就現在一意抑畏節省。不要學人飲酒食肉。穿著羅綺。只守布衣菽粟之分。何等安穩。使後來還可增益。內裏妻室。也不要聽他搜求珠翠。衣被文錦。糜費金銀。只如百姓家婦女。用力用勞。凡祭祀燕享。烹魚浣濯之類。無不親自督理。爾們一意存心讀書。比貧苦書生。更加一倍精進者。便是苦了。庶幾天地鬼神憐汝。鄉黨敬汝。祖宗佑汝。父母愛汝。僮僕畏汝。即便不得富貴。猶不失為守分君子。如此代代相承。何至墮落畢竟有光大之時。如不知知足。軀殼上重重包裹。口舌上味味爭求。只在外面圖箇好看。以驚動俗眼。却把孝親敬長信友宜家。性分內事。全不去理會。甚至踰越禮法。毀亂性真。戕賊身命者。競趨而甘心焉。先從僮僕鄰里。從旁竊笑。况天地之高明。鬼神之正直。宗親之衆多。祖宗之嚴。父

物質愈文明人  
心愈澆薄今日  
奢修極矣而百  
物翔踊貧苦衣  
食難周於是日  
詐攘奪之風  
進不已是非力  
崇儉樸不足  
挽世運之窮

母之尊。有不賤而惡之者乎。者由得他人。俱是自擡舉。自己做個好人。甘  
也可得。福也可受。不然。則後來苦至禍至時。恐難禁也。興言至此。不覺刺  
心。慎之哉。慎之哉。張節西抑情  
自損誨言

甚哉近日之子弟。其崇尚華靡為已極也。畫棟雕欄。而宮室之華靡極矣。錦  
韉繡轂。而車騎之華靡極矣。蜀錦齊紈。文犀瑁瑋。而服飾器皿之華靡極  
矣。無論目前之暴殄足惜。將來之窮餓堪憂。當其飾觀炫美。意氣揚揚。而  
胸中實一無所有。識者已鄙而薄之。且因子孫之怙侈不肖。從而誚讓其  
父兄刺譏其先世。下喪名節。上辱門風。子弟苟有志氣。當不為此。今夫宮  
室蔽風雨而已。畫棟雕欄何為乎。車騎代徒步而已。錦韉繡轂何為乎。服  
飾器皿。禦寒備用而已。蜀錦齊紈。文犀瑁瑋何為乎。願吾子弟禁飭華侈。  
返歸儉樸。詩書充腹。腴於富室之膏粱。道德澤躬。麗於貴人之文繡。苟舍  
其在我。而徒求誇耀於世俗。可恥莫大焉。梁氏  
訓氏

洗心齋纂古

閔子奇爵里  
未詳



處世以忍爲要  
處亂世尤以忍  
爲亟

此條說理精微  
之極兩相比較  
而義自明

說人之短誇已  
爲長均小人行

富鄭公語子孫曰。忍字衆妙之門。若清儉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罵者。佯爲不聞。旁曰。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君名姓。豈罵他人。公曰。恐同名姓者。其人聞之大慚。

士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名利。此求福也。造福者淡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誦。士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寡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羶而細。

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能去此弊。可以進德。可以遠怨。

泛論時局亦不  
可人有短亦有長  
觀人則不可不  
知其短論人不可  
論前輩更宜從  
厚

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非惟惹妒。抑亦傷人。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  
問即答者。庶幾可乎。

伊川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宜取他長。

高橋公... 伊川先生... 汝輩宜取他長... 稠人廣衆之中... 不可極口議論... 非惟惹妒... 抑亦傷人... 惟有簡言語... 和顏色... 隨問即答者... 庶幾可乎... 伊川先生見人論前輩之短... 曰... 汝輩宜取他長...

課子隨筆卷之六

儀封張又渠先生輯

後學遼東徐 桐

河內夏用九先生鈔

晉江黃貽楫

保陽李如松參訂

亦政篇

蔡衍錕

字宮聞福建漳浦人張清恪公門人

瞽之頑極矣  
卒亦底豫可見  
人無不誠  
感也乃今人謂  
其父母不易事  
非欺人耶

妻妾似判尊卑  
實同伯仲若妻  
以尊自居則閨  
房不和從此起  
矣

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世所稱頑父者。瞽瞍一人而已。然瞽固底豫者也。瞽且底豫。况頑不瞽若。謂不可以誠感之乎。古人云。父母慈而子孝。此尋常事。惟父母不慈。而我所以事之者。無所不至。故千古言大孝者。稱虞舜焉。知此意者。天下無不慈之父母矣。

凡為嫡妻者。妾媵有過。能恕則恕之。不能恕。則告於夫戒責之。非大無禮。不宜便加箠楚。蓋同事一夫。原有伯仲之誼。以異日所生之子。皆是同胞兄弟故也。是以凡事務存禮貌。不可以非道相加。若妾媵於尊長之前。說嫡妻長短者。夫聞知治罪。不得姑饒。至有爭訟之處。妾雖甚是。亦當薄責。仍

令請罪於妻。以存尊卑之體。

人生五倫之中。惟父子最親。其次莫如兄弟。皆以天合者也。外此則合以人矣。是故未生則同胞。已生則共乳。寢食必同處。行止不相離。如影隨身。如花並蒂。不亦親愛甚乎。自夫有妻子。則慕妻子。而友愛漸衰。彼為之妻者。亦但知有夫有子。惡問及其夫之兄弟。殊不知汝夫婦今日之愛汝子。即汝父母當日之愛汝兄弟。汝愛汝子。欲其兄弟和好。亦知汝父母愛汝。欲汝兄弟之和好也。今欲令諸子和好。而自於兄弟不相親愛。不惟無以上慰父母之心。不且又留一榜樣。使汝子得而效之乎。噫。人苟常存此心。自不能不於兄弟上用情。雖有枕席之言。安得而惑之。且時常以此意告其妻。使曉得道理。原是如此。則姊似之間。亦自然各生親愛。間有一種不令兄弟動輒相殘。人或非之。則推諉其咎於婦人。恥受不友之名。而自甘為不肖之夫。其可恥不更甚哉。

兄弟乃骨肉之親。原不相離。閱牆也而禦侮。急難也而相求。無非出於至情至性。故在平時。弟或有過。為人兄者。何妨念他是弟而姑容之。兄或不是。

兄弟不和而諉過於其妻。是明婦之名而自負。懦夫之肖則何如。兄弟相睦而為其妻博賢名哉。他是弟。他是兄。六字動人天性。不少。

舜之待象即此法也

勢利施之家庭豈非怪事而家庭勢利者偏多

宗族自有宗族之次序尚爵尚德尚齒皆非

爲人弟者。何妨讓他是兄而姑受之。若不能容。不能受。雖其理甚是。終難辭不友不弟之名。

何以待傲弟。曰誠以感之。義以制之。杯酒勿吝談歡。財利勿與計較。背後之言。勿與理會可也。

記稱王司徒妻。太傅鍾會女也。若王汝南妻。則郝普女。二妻並有才德。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不以賤下鍾。賢聲遠播。二王大有榮施。今之娣姒。往往挾貴相驕。誰無丈夫之氣。竟恬不知怪。甚且樂婦勢之可恃。敢肆無理於兄弟。不亦聞二王之風而有愧乎。又何怪乎女子一適高門。便輕置父族於不顧也哉。

凡宗族中。但知有父兄子弟。不知有富貴貧賤。其敢以富貴貧賤加於父兄者。不惟得罪父兄。亦且得罪通族。不惟得罪通族。亦且得罪祖宗。曾見得罪祖宗之人。而可以久其富貴者乎。記稱前五代時。有江南高氏者。合族百餘人。先時致祭家廟。必以族之尊長執爵主祭。序齒列坐。及後。富貴者勿生驕傲。或云。祀先所以榮祖宗。當以富而有位者執爵。不拘卑幼之例。



昔人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此語最長人驕於之氣夫富貴而驕鄉里已可鄙至富貴而驕宗族豈人類哉

此宜由親及疏先父黨之親即宗族也次母黨之親後妻黨之親世有厚妻黨而薄父黨重均則後先輕重均倒置矣

行之一二年。又以子孫富貴為祖宗應之。榮坐上列。自是宗族各以富而爭富。貴而爭貴。富貴之人。自相爭競。而貧窶宗支不與者。積恨欲紓。遂乘其隙而攻之。自是少陵長。卑辱尊。而門第衰微。流竄遠方矣。竊意記言家長。必是宗子。否則亦惟行高而齒優者得稱焉。夫執爵用宗子。禮也。用行高齒優。則不合禮矣。况乃徒以富貴為哉。宜其致爭而敗也。

家有顯者。舉族之幸也。然必能親愛和睦。使家門之內。肅肅雝雝。方能上慰祖宗之靈。下副一族之望。未有偶博一官。偶登一第。而即挾貴以驕其宗族。甚且並族中所公有之物而私之者。如此之人。豈徒家害。異日欺君虐民。流毒方未有已也。

伐木。本燕朋友故舊之詩。而言諸父必及諸舅。周禮大司徒教民六行。言孝友必及睦婣。所謂睦者。屬宗族言。所謂婣者。屬婣戚言。可見內親外親。原是一體。親疏雖云有間。而休戚未嘗不相關。惟在本吾孝友之一念推之而已。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窮神達化。未有不須

古之學學爲人  
也今之學學求  
名求利也根本  
已誤收效可知

前清八股誤人  
不淺所以多文  
人無行也

教以成者。今人徒事辭章。自五六歲入塾時。即教作對偶。八九歲。教作八股文字。十歲以後。即令應試。無他。急於功名也。試問急功名者之即得名乎。既以此自誤。又以此誤其子弟。不思聖人教人只是五典。舍此不道。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不知。胥人道而爲禽獸矣。異日縱得功名。其不  
至於誤民誤國。喪身亡家也者。幾希。

近世子弟。於四書尙未讀徧。即教以帖括文字。無他。總爲應試起見。殊不知帖括文字。原從經書融出。試問皮之不存。毛將安傳。更有一種無識父兄。往往延請文士。擇取題目佳者。剽竊成文。合成一藝。令子弟篇篇熟讀。遇試。將全文鈔就。子弟不知文義。但能口誦。至有偶錯一字。致全文不順。不能改正者。或試非其題。則終日不成一句。曳白以出者。甚致或艱於背誦。持寫本帶入試場。以致犯科殞命者。是子弟之不肖。皆父兄爲之。夫本欲望其成名。今乃驅而入死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凡子弟讀書不成。皆由交遊不慎。雜引他途。衣食不給。皆由生業不安。游閒待斃。其罪皆在父兄。故爲父兄者。欲使子弟讀書。則書房內。勿聽閒雜往

父以不肯聽子  
弟爲惡乃是慈  
然則慈父今不  
多見矣

正惟一子不敢  
縱此愛家愛子  
之念彼一子而  
縱之者僅此一  
子而害之心亦  
太忍矣

責子有兩善一  
則平彼之忿一  
則使子不敢有  
所恃

來。即僮僕之不醇謹者。勿侍左右也。倘子弟非讀書中人。亟令改業。異日  
可免飢寒。若名爲世胄。而甘爲市井少年之習。異言也。異服也。學歌也。學  
鬪也。放鷹走狗也。蹴躡彈丸也。是皆不肖之流。所當嚴禁而痛絕之。錕管  
謂爲子無他孝。其不忍陷親不義處。便是孝。爲父無他慈。其不肯聽子爲  
惡處。便是慈。凡禁子弟惡習。先自看戲始。尤先自喫煙始。  
玉不琢不成器。凡生子不論多寡。有數子者。者數子個個要教訓。只一子者。  
者一子要加倍教訓。蓋數子之中。一子不良。尙有他子可望。只一子者。此  
子不良。無復望矣。在昔劉居正課子摯甚嚴。或謂曰。君只一子。獨不加恤  
耶。答曰。正惟一子。不敢縱耳。後摯官至尙書僕射。以忠義聞。  
凡子弟得罪於人。其人來訟。我即未暇判其曲直。或明知其曲在彼矣。亦不  
妨將此子弟面責致謝。則彼人自然心服而去。而可以解此一朝之忿。其  
所全處甚多。大凡教子。甯失之嚴。勿失之寬。則自不敢生事。  
凡子弟不肖爲非。父兄不能禁止。一旦事聞於官。官長將治之。吾方幸邑有  
神君。代行家法。庶幾懲一警百。可以化惡爲良。未必非祖宗之靈。家門之

感官之訓其子  
此甚之詞果  
存此心平日訓  
不至勞及官府  
矣

故縱子弟凌人  
確有此種父兄

即小曲亦不宜  
唱防微杜漸勿  
以細微忽之

福也。乃有一種不曉事之人。反以此爲玷辱事。千方百計。代求放釋。彼其心自以爲篤於親誼。而不知乃所以長不肖之習。驅衆子弟而入阱。謂非不肖之魁可乎。更可恨者。凡子有過。母輒蔽之。父不得而知也。業已知之。則又曲爲之解。此慈母之所以多敗子也。

吾蔡世守先訓。皆無大不肖之子弟。乃近歲漸漸有之。雖曰子弟之過。良由父兄之教不先。閒亦有一二勢力者。將爲武斷之行。而故縱子弟以陵人。子弟樂彼勢之可恃。遂盡逞其凶惡之性。而靡所不爲矣。喪身亡家之禍。皆由於此。殷鑒不遠。吾郡吾邑。各有其人矣。奈何尤而效之。

今人家搬演淫媒戲劇。以爲尋常之事。不可呵止。曾不思男女之欲。如水浸淫。卽日事防閑。猶時有瀆倫亂義之事。而况乎宣淫以導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年少不檢之人。情意飛揚。卽生平禮義自閑。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門。

服奇者志淫。男子猶不可。何況婦人。凡居家婦女。祇宜淡妝素服。雖遇賓祭大事。不過略加修飾。如詩所謂君子。女者斯可矣。若無故而嬌妝艷服。其

衣服樸素終身  
不破陋己不易  
得若奸華麗謂  
家計中落得毋  
增愧乎

一嫗自隨平時  
可矣若遭時世  
不靖女子以少  
出門爲佳

兄看香頭取牙  
蟲看相算命婦  
女宜禁絕之

米穀字紙雖極  
平常實至寶貴  
可不粒米必珍  
隻字必惜乎

人必大可疑。其家不久亦敗。吾曾叔祖叔震公。娶朱尙書女。初入門。衣服麗都。吾高祖母林安人。不以爲然也。笑曰。尊人愛女。乃用如此美服。朱解其意。遂終身不爲華麗之飾。迄今稱婦德者。以爲美談。

禮。婦人迎送不出門。即歸甯父母。亦須一嫗自隨。無故不飲酒。即賓祭吉事。不過二行五行而止。至於入廟焚香。垂簾看戲。作會燕飲。雖男子猶不可。亟宜禁止。

據顏氏家訓言。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妄。是巫覡之惑人。由來舊矣。近世邪教日多。種類非一。人家婦女。邀福心勝。不吝傾資。蕩產以從之。以有限之脂膏。填無窮之巨壑。深可惜也。不思福果可邀。巫覡自爲之。何有於我。吾家好巫之人。未有不爲巫所誤。而好之最酷者。受禍最慘。殷鑒不遠。各宜猛戒。

天下之寶。當與天下惜之。凡暴殄天物之家。未有不敗亡者。是故人家雖甚富貴。也須愛惜物力。至於五穀。乃人所賴以生者。而又粒粒皆從辛苦中來。其所以愛惜而珍重之者。又當何如乎。故凡廚澈房內潑五穀。不可不



諺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凡幼小之兒須令稍寒以堅其筋骨

用人理財齊家治國一以貫之

論文之函而諄諄以立心制行爲訓名臣立言固自不凡

歸罪婦女亦如書房內作踐字紙不可不責備子弟

吾漳氣厚風和先輩雖大寒不過單衣三事五十以後或易複衣有終身不加棉著者可笑今人在襁褓即用複衣十歲以上遂加棉衣甚且以皮爲之無怪乎眼目易昏未四十即帶眼鏡也

大學平治之道不過用人理財其實此二事者乃居家之要務故凡亢食必汰而奴僕之非老誠勤謹者勿任也男耕女織是生財之大道外此惟度其義之所當爲者亦非必孳孳爲利計較毫釐之間但須爲疾用舒稍存贏餘以防意外耳苟有長物甯可居積不可放債至凡親友緩急相挪惟恨不能勉應之業已應矣不必又促其償業已償矣不必又收其息

### 庚子秋帖示族中子弟

蔡世遠

字聞之福建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授編修累遷禮部侍郎贈尚書諡文勤加太傅

數年來集族中衆子弟在家廟課業勤勵有加今秋闈在即纍纍佳篇吾何能不快然文章特一端耳立心制行更爲要著願諸子弟篤倫理之際嚴義利之辨現在居家處世何若將來居官理民何若醇此孝恭之念守其廉

潔之操。今日強毅立志。終身守此不移。盟之幽獨。質之鬼神。則更獲天人之佑助。非徒科名可必也。抑余又聞家祚之昌。由於父兄所培積。更願諸爲父兄者。各宏裕其量。洗濯其心。去其斤斤沾沾卑卑之念。常存此藹然惻然肫然之心。日克臻斯。日加勉焉。尙或不逮。速自淬焉。則子弟藉爲獲福之資。父兄亦享安榮之樂矣。不佞閱世閱人頗多。凡所諄諄。非迂闊之言。皆肝膈之要也。

壬子九月寄示長兒

蔡世遠

在家事叔父當如父。事兩叔母如母。凡事如己事。不可推諉。凡藉端避嫌者。皆孝友之心不摯也。我在家時。由親及疏。應爲謀者。必悉心力。人亦相諒。汝所見也。

從父弟。視之如胞。不時誨訓。或飯後。或晚聚。皆當有嚴憚敦切之意。勿使墜於閒談不義。浮薄成性。好美衣食爲念。第一是使之知重倫輕利。使一生之根基牢固。又須刻刻告以讀書。當切己身體。以所言爲法戒。不是只教

節用須儉己勿刻以待人

汝爲文章也。家中內外之防。最宜嚴。即大石灣潭二處。尤當時時照察。如捧飯菜。男女授受限以闔。男僕不可適便。自入廚房捧置。宜守此。

家中須節用爲先。每日食用。須有限制。輕用不節。其害百端。又切不可鄙嗇爲心。凡義所應用。不可有一毫吝心也。自家用度。即紙筆油鹽。以至微物。皆宜愛惜。宜用處則不然。若只以求田問舍爲心。人品最下。恥惡衣惡食。志趣卑陋之甚者。推之凡事。皆要虛體面。以誇流俗。此最壞品。立心行事。讀書作文。不如人。實可恥也。

待僕從。不可刻薄。然不可不嚴。有玩法者。立刻處置。錢財不清。亦即酌其輕重而處之。

讀書最要限程。讀經史性理。隨力自限。總是每看必返己自考。古文亦隨力讀。時文以應試。晚間以餘力及之。

我與汝兩叔父。俱不在家。汝年少毫不曉事。只是閉戶讀書。誨勗子弟。不可一毫與外事。但族中事。有宜與知者。亦無推諉。我原立有家規。隨家長贊成之。凡事須至誠。至公。至謙。和處之。自無咎戾。亦無過分處。我在家時。鄉

讀經史性理必  
返考自己爲讀  
書不二法門否  
則讀書亦奚裨  
哉

人待我則聽諸  
我心  
人待我則聽諸  
我心

凡自以爲通曉  
者決不盡通曉  
者也

鄰三百餘家。西湖本族。皆勸禁賭博。二十餘年。已成風俗。汝力不能。本族當與家長申明之。鄉鄰則日與鄉耆里正同勸戒。自然依我前約也。凡行事。揆之情理。裁之以義。切不可爲人所愚。宵小之輩。動以利不聽。則脅以名。欺誑於初。後則云不可中止。須自主張。不拘何人。守義要切。父命當遵。

待人最要從厚。人待我不循理。我以薄施之。是我無以異於彼也。只循我分。盡我心。

今日接汝桐鄉季父來字云。汝凡事好自以爲通曉。其實一毫不識。蓋家中被人欺誑。順奉故也。當牢記痛改。

與人言語。切不可有爭氣。我見汝在京。與人言語。常有爭氣。此損福損德之一端。須戒。

晚間方點燈時。先生爲小子說。小學數條。汝與從叔父諸羣從同在坐。要義各爲提撕。小子傳集。不可缺一。將來子弟重倫輕利。不染習尙。庶可不墜家風。且或可成人物。

懶則規模不能  
大私則識見不  
能宏

凡事只可罪己。不可尤人。薛文清云。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是守身常法。不可不三思。

吾家子弟。最宜常勸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切今之弊。懶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閒。尙分畛域有利心。尙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邨俗秀才。株守時文一冊。只望得第。夢夢一生。與時循環。全不計及異日施設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即學古而只以為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亦甚可恥也。吾老矣。諸子弟有能副吾望者。此心何日忘之。

### 豐川家訓

王心敬

字爾緝號豐川陝西鄠縣人李二曲先生門人雍正中舉賢良方正未就有豐川先生集

古人有言曰。君子言善行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行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歟。然吾以為問在人之應違尙遠。言而不善。一言或且沾生平之禍。或且折終身之福。行而不善。一事或且傷天地



言行期於問心  
無愧無愧者無  
愧於義理也

精習一經亦非  
易事須融會貫  
通方可稱通一  
經史則史漢通  
鑑必理全讀小  
學性理為立身  
之本須時披  
覽習字須臨一  
家不宜見異思  
遷一家能神似  
已無易也

依傍行習四字  
宜謹守

之和。或且累畢世之品。其於吾身正甚切也。然吾以為問之生平終身。問之天地畢世。亦尚遠耳。言行不當。反之此心。莫見莫顯之昭著。不啻十目十手之指視者。些處如何可堪。

子弟如氣質駑下。不能博涉五經全史。經如書經禮記。却須精習一部。小學。性理綱目。大學衍義數書。亦須教之常行觀玩。使知做人正路。性命源流。聖學宗旨。古今治亂。歷代人物梗概。斷不可令習天文讖緯星相術數。至於字。乃日用必不可廢之事。卻須教之學習。晉唐名帖。但習之有常。縱不大佳。亦自不至於粗惡刺目。若畫則雖清事。卻不可學。無論精到為難。即學成家數。費如許心。徒為他人供扇頭紙上之戲玩。亦何為乎。且子弟高識者少。將畫作適情事。尚可。有如視為美技良術。更不事事。則敗家喪品。皆由於此。故斷然禁戒。不可令習也。

所讀之書。讀時期於反上身來。貼切理會。遇事遇境。期將所讀者。依傍行習。久之。則書與我浹洽。讀時既津津有味。行事亦非格格不合。汝讀一部。勝十部。讀一句。勝十句也。若徒入耳出口。雖多奚益。

能立身行道自  
能顯親揚名

教子以嚴正不  
過初時覺嚴厲  
耳積久則子弟  
自在範圍矣  
不覺其苦矣

教貧窮子弟不  
求其深祇求多  
識字并須教以  
職業知識並義  
理知識

爲人子者。須時時有顯親揚名。立身行道之意。

兄弟同胞。是曰天顯。其人賢智。固爲我切近師友。即中材下愚。亦我同氣連枝。當倍加軫憐。况父母鞠子之哀。此義亦須深念。豈可不兄友弟恭。義厚恩深。

人家欲家道之綿長。教子乃其首務。須以嚴正爲貴。正則子不至於越禮犯分。嚴則子不至於縱欲敗度。積習久之。自然習慣性成。但得中材。當能守分循矩。不失爲世上善人。但得善人。則家世所益。亦非淺鮮。

南人無論貧富貴賤。無生子不教讀書者。此意甚好。蓋人生本善。一經讀書。無論氣質好者。可望成就。即中材能識得三二分義理。亦是保身保家之藉資。我北人見識鄙吝淺俗。但一貧窮。便不令子弟讀書從師。甚且有闔鄉百十家。無一蒙師。至使富足之家。數十口無一識丁之人。此風最是可笑可惜也。日後子孫。但非癡聾瘖啞。當七八歲。後必須令之從師讀書。至十二三歲爲斷。以下些義理種子。

教子弟。第一戒其虛浮。禁其奢侈。蓋虛浮不戒。習以成性。將來必至喪卻人

敗家子弟及買禍子弟均生而清靈者

處世均宜如此不獨親戚朋友也

此一對人一對已均至言

此死於安樂之注此兩種人均不悟

品壞忠厚家風奢侈不禁緣為固然將來必至蕩業敗產困頓流離

子弟清靈而虛華不實此是妖孽切勿欣喜縱放急須教子樸實

飲食無求奢衣服無求美器具但取堅房屋但求固田產無太多亦只期於

足用而止不特物忌太盈天地之福當為愛惜亦恐使子孫視為固然志

驕心盈益求華好不知愛惜則傾覆由之也

處親戚朋友忍小忿喫大虧是交久無費之道

重刻日省堂書紳集

李繪先爵里未詳

對失意人莫談得意事處得意時常想失意事

人家皆以飢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飢不寒耳此語最宜深體

人謂子孫愚懦者覆宗不知覆宗偏在巧而復者人為子孫厚積者貽謀不

知貽謀偏在薄於取者

家訓

方元亮爵里未詳

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學問然為入亦然

自己珍重自己打算無他法也速與古人為友多讀義理之書可也損友引人為不善不能與言善固也且有知我好善而陽博好善之名而陰行其圖我之計者不可不知

不見可欲此心不動少年尤甚故少年以防其見為要

大凡人之進步。決不是一路。進則幾處並進。退則幾處並退。動筆作文。與尋常言語行。事總是此心為之。此心一放。則處處乖張。此心收斂。則處處停當。可刻刻自檢驗也。若人之質地。可以有成。只宜認定一條正路。其自家庭之間。與夫鄉黨道路。與夫古稽今居。莫不用心體究。以一歸於此路。則何患不長進哉。昔人有言。居今之世。為今之人。自己珍重。自己打算。千百之中。無一益友。真閱歷之言。非過激也。尤可笑者。一般損友。相與前曳後擁。只喜引人為不善。即與之言善。不過杯水車薪而已。又少年未嘗涉世。於人情世故上。極要用心體察。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處正可驗自己學問進退也。又作文。雖無破綻。可以指摘。而少精力。此則開筆作文以來。所趨只就平穩一路故耳。然亦病也。多讀書則義精力厚。不期病之去而自去矣。

子弟防閑之道。惟有嚴父率勵。嚴師督責。鍵門教課。勿令見利而遷。蓋人之氣質。為惡則易。為善則難。苟使一見異物。隱微誘革。有非父兄師長耳目之所能及。異日之悔。將有不可言者。故不得不慎之又慎耳。若自身課讀

浮與傲之心最  
易長宜早以誠  
與謙教之

創業守成其功  
一也然均以積  
德為基

母自欺為立身  
之本同流合汗  
矯時干譽均自  
欺之人也

子弟。實驗得不如先生之整齊。而出門附學從師。亦深見其不如在家之無損。

凡人最不可心浮而氣傲。浮者忠信之反。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傲者敬之反。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字。浮之流弊。必薄必輕。傲之流弊。為戾為很。皆必敗之道也。

人家承式微之運。當如祁寒之木。堅凝葆固。以候陽春之回。處榮盛之後。當如既華之樹。益加栽培。無令本實先撥。至於祖業。更當珍惜。自秦而降。公家無復制民之產。有無多寡。皆由祖父所遺。若復輕視。莫知敬惜。非敗絕即流亡矣。可不省乎。

附錄

訓陞鷺二字

王厚字遂初  
四明人

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或同流合汗以為通。矯時干譽以為高。患得患失以





休。作偽心勞日拙。願汝輩為有品之君子。不願汝輩為無行之文人。願汝輩為老實頭底農夫。不願汝輩為喪元氣底進士。一生心血。盡此數語。故復取王氏訓子之言。推而明之。附諸編末。以示要歸如此。汝輩如良心未壞。須當猛省。

### 志學會約略

湯

斌

字孔伯號潛菴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授檢討累遷禮部尚書諡文正

學者莫先於立志。孔子十五志學。便志到從心所欲不踰矩。我輩四五十。尚未知志學。何以為人。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今與諸君立會。以志學名。欲先定其志。要識聖人之所志者何志。所學者何學。如適京師者。必先識京師之路。雖相去千萬里。畢竟路徑不差。漸次可近京師。否則適北而南轅。用力愈勤。相去愈遠矣。後列會約數則。以就正先生長者焉。

一會每月以初十一二十一中午為期。不用柬邀。一揖就坐。世情寒溫語不必多。所講以身心性命綱常倫理為主。其書以四書五經孝經小學。濂洛關閩金谿河東姚江諸大儒語錄。及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等書為主。不許浮泛空談。褻狎戲謔。

志學者志聖人之學也。不可誤厥旨歸。

此數種書為人所必宜讀。

可喜者在此人  
懼者亦在此人  
可不刻刻以君  
子自期而少小  
人自戒哉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爲學。必要實心改過。默默檢點自己心事。默默克治自己病痛。苦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即嚴師勝友。朝夕從遊。何益乎。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爲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蹠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即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一旦改圖。即爲君子矣。豈可以一眚便棄。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爲非細。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即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即所聞未真。亦不妨當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會中。亦不可對衆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共爲君子。改過遷善。爲聖學第一義。我輩勉之。

一聖賢義理。載於五經四書。而其要在於吾身。若舍目前各人進修之實。不以改過遷善爲務。縱將注疏大全。辨析毫釐。與已全無干涉。聖學首重誠意。自欺自慊。皆在隱微。獨知處勘證。若徒彌縫形迹。不實在心地打點。即

